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 卷二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  
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  
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耻不為者雖誠可耻但慮足  
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  
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為者也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耻之不  
當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寧  
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廼在位者之事  
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  
光揚之乍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  
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  
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六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七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書一

上范司諫書

宋歐陽永叔

迂齋云此文出於退之諫臣論後亦頗祖其遺意而  
無一語一言與之重疊真可與之爭衡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  
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  
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  
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  
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  
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  
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

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  
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  
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  
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  
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  
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  
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不失職  
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  
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  
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後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才且賢者不  
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  
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

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  
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  
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  
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  
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  
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爾當德宗  
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而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  
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  
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  
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  
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  
者率二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  
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

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  
言諒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大布衣  
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  
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  
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  
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  
甚幸甚

與石推官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  
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  
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  
之不論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又矣  
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

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  
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  
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  
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  
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  
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  
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  
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圖畫無異但其性  
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  
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  
學其點畫曲直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棋梲車爲鞠亦皆有法  
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  
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彳彳之相近易之則亂

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  
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  
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及衣而坐坐乎案  
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  
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  
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  
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  
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  
彫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彫刻文章薄者之  
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  
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  
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  
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彫刻文  
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

答吳允秀才書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干萬言之多及少定而  
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音雄需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  
此然猶自患佺佺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  
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方不足動人世  
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  
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  
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  
始不爲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  
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說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  
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  
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

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君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焉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

上歐陽內翰書

蘇明允

洵布衣窮居常竊歎以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

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喜且相賀以爲道旣以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

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六人今將  
往見之矣而六人者也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  
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  
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  
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  
遽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之  
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聞之以言飢寒衰老又痼  
而留之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中非  
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  
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  
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  
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  
可犯韓子之文如大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皆怪惶惑而

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  
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  
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  
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  
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  
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  
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  
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  
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  
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  
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  
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過而粗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  
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

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音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多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俯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祭之

寄歐陽舍人書

曾子固

去秋人還蒙湯書及所譏先大父墓碑銘及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林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林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爲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旣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



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  
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  
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  
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  
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  
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正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  
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  
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  
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  
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  
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徃徃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  
哉况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  
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  
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  
世之魁閥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  
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勇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  
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  
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  
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與呂微仲書

張橫渠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  
可謂知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理輒生取捨可  
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回  
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  
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

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陰陽道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問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未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未盡更冀開論傾俟

答朱長文書

程伊川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

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世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願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

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存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

遽書故言無次序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以代面

上林秀州書

陳無已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辭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儻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盟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是以貴不凌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

辱而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焉之節  
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  
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  
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  
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  
日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  
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效不敢以爲能也謹僂待命惟閣  
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時章惇爲相招之不見迂齋云委曲而不失正嚴  
厲而不傷和深得和深得不惡而嚴之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欲  
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

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  
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  
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  
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  
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  
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  
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  
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答李推官書

張文潛

迂齋云曲盡作文之妙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  
詩等誦末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  
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制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

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未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惟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專以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

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颯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奇之入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古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

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滕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俾而不省也

寄周子充尚書

張敬夫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定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罔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不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聖人人

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蓋致知力行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涉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想像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自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哲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而况下此者哉

與邢邦用

呂伯恭

某春來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後同出至賊湖二陸及子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閉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多近已爲子靜言之講貫紬繹乃自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

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未能反已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以堅彼之自信已尊兄以為如何

與陳同父

人至辱示字欣審秋晚氣清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而沈迷書冊中他無所預粗可藏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諭備悉雅意再三玩繹辭氣樂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為喜馳山塞海未足為勇惟收斂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人回匆匆作此他祈厚為道義護愛

謝人求哀辭書

林子中

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某於某氏之葬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為之詞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為者何足以辱命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七







東洋研究會  
圖書印